儿童的生长需要自有节律

这是一个“游戏”狂欢的年代，大人小孩没日没夜坐在游戏机前的欢乐场景随处司见。但我却对游戏机有根深蒂固的“深恶痛绝”，认为它在满足人的某种低级需要的同时，又把人送入了堕落的轨道，至少它是对教育力量的一种抵制和消解。我因此禁立儿子玩游戏。一开始，他小心翼翼地遵守我的“禁令”。但随着年龄渐长，到了四年级问题出现了。每到周末，他就从家中消失不见跑到同学家里玩游戏去了。虽然在我的严厉呵斥下稍有收敛，但“偷偷玩”逐渐成为他的习惯。最严重的问题在于，他班上的男同学几乎人手一台游戏机，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话题就是谁在玩什么游戏、哪里可以找到最新版本的游戏。我儿子既没有游戏机，也不了解这些最新动态，在旁边傻站着干瞪眼，结果被这个交际圈“边缘化”了。出于对“孤独”的恐惧，他开始频繁与我吵闹……类似的情形还有“看电视”，自从读了波斯曼的《童年消逝》后，我就对他的观点深信不疑:电视导致了对童年概念的破坏，它不能提供儿童成熟需要的理性，阻碍人的自制能力、复杂的抽象思考能力、关注历史与未来的能力，以及注重理性和秩序的力等的发展。我一直严控儿子看电视的时间，频繁地给他讲看电视的危害，但这种大道理的方式基本上沦为“虚空”，他看电视的时间已经从最初的半小时，慢慢延长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…眼见我的管教有些hold不住了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:为什么这一代的青少年如此热衷于玩游戏、看电视?后来到一个关于儿童与媒介关系的研究，才豁然领悟，症结在于儿童的需要。这个研究氏量数据表明，当代儿童对媒介有娱乐、逃避现实、情绪刺激、社会学习、交往等需要，而且儿童选择不同的媒介，说明他要借此满足不同的需要。他玩游戏，是为了满足放松与逃避现实和情绪刺激的需要;看电视，说明儿童存在着放松与逃避现实、情绪刺激、交往诉求和现实性等需要;阅读书籍，则与逃避现实、现实性、快乐诉求和安静诉求等需要有关。

如此一来，我面临的问题就不再是要不要让儿子玩游戏、看电视，而变成了是否有必要满足他的这些需要?除了游戏、电视之外还可以提供什么手段帮助他满足这些需要?我的家庭教育实践证明，一味地禁、堵、罚不是有效的办法，我的“教育失败”不会是特例。人的需要就是人性的一部分，任何违背人的需要因而违背人性的管理和教育，都可能会带来失败。在“文革”时期，以压制人的基本需要、压抑人性为基本特征的管理方式，已经证明带来的是灾难和浩劫。所谓的改革开放之“放”，是解放人性之“放”，是释放出吃、穿、住、行等基本的生活需要之“放”。虽然这可能会带来“人欲横流”或“纵欲”的问题，但一部人类文明史早已证明，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内在力量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的欲求是否需要压抑或释放，而在于如何把这种欲求变成促进人类成长和发展的健康力量。

人类的需要本身也处在发展之中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人类会产生并且也会创造出不同的需要。乔布斯的天オ和成功之处，就在于为当代人创造了使用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需要，并把这种需要变成了一种时尚和潮流，人类的需要内涵和层次因为这些电子媒介的出现而“更新换代”。在个体生命的发展历程中，有些需要恒久不变，有些需要则处在成长变化之中儿时的我，喜欢阅读《安徒生童话》，那是一个美好得令人心碎的世界，之后又迷上了卡夫卡、川端康成、村上春树的小说，再后来克尔凯郭尔、雅斯贝尔斯、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成为我的“新宠”，从中不仅使我逐渐探入真实的世界，而且得到了思维的乐趣，当年的童话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…人的生长，意味着“需要”层次和品质的生长，“需要本身的变化生长的过程，同时也就是人的生长过程，它们共同构成了“人的生长需要它是“因生长而带来的新需要”和“因需要变化而带来的新生长”之间的融通转化。

教育的眼光，就是生长的眼光。以此眼光观照儿童走向成人的生命历程，可出三个结论:第一个结论:儿帝的生长，就是需要的生长。教师需要时常追问:孩子的需要有没有因为教育力量的介入而生长?如果他的要始终停滯不前，往往意味着教育的失败。更要追问:我有没有用孩子过去的需求，来看待和要求孩子今日的需求，并把孩子今日之需求视为固定不变的，因而替代了孩子未来可能产生的新需求?教育的任务，首先是发现并且满足儿童的生长需要。我们在儿童生长过程中发现的许多问题，其实不是“问题”而是“现象”，是生长需要的一种具体诉求。当孩子只在同伴面前眉飞色舞，但在父母面前却沉默寡言的时候，这说明他有了与同伴交往的需要;当孩子开始频繁地把目光投向异性，关注自己的仪表和形象的时候，这不是问题而是正常的生长需要，说明孩子的性别意识开始觉醒，从朦胧到清晰;当学生在某个阶段普遍出现对班干部不满的现象，不能简单归结为班级工作的问题，而可能是反映学生有了较强的自我表现欲望和参加班级管理的欲望，希望自己有机会抛头露面，赢得教师欣赏和同学们的瞩目。所以三年级的学生容易“乱”，不仅在于他们的独立需求强了，更在于三年级学生有很强的自我表现需要，但是不会筹划，不会想办法处理冲突、解决问题，因而学会如何筹划和解决由“自我表现需求”而来的新问题，转化为他们的生长需要……这些现象不是需要我们去制止的洪水猛兽”，而是“生长现象”，受到“生长需要”的支配，需要我们去发现、理解、尊重并尽力使之满足。第二个结论:儿童的生长需要，不仅需要满足，更需要提升。

教育的内在困境在于:儿童的需要必须得到满足，否则会损害生长动力，制约正常发展，带来性格扭曲和偏执，甚至造成生命发展的灾难。不过，不是所有的儿童需要都是健康和有益于成长的，如果一一满足，无异于“纵欲”。教育者为此需要对儿童的欲求加以甄别、引导和提升。例如，针对儿童的游戏需要和看电视需要，我们可以和儿童起讨论和确定:什么样的游戏和电视是不好的或好的，为什么?如可以帮他选择具有思考价值和历史知识内涵的游戏。美国、英国等国的“媒介素养教育”提供了提升儿童需要的典型范例。

某年某女歌星在一个电视直播晚会上载歌载舞中扯掉了胸衣，不该裸露的器官当众敞开，导致與论哗然。按常理，这样的节目是典型的儿童不宜，但美国的中小学没有采取蛇鸟战术，而是直接将这段录像在课堂上播放，组织学生讨论:电视台应不应该播放这样的节目?这样的节目有何危害?这个歌星的行为是否恰当?随后布置两个家庭作业:写一封“建议信”，给电视台主管;写一篇“作文”，对歌星的行为发表评论。多次经历如此教育的儿童，逐渐形成的是对电视节目的选择力和判断力，这样既满足了儿童的电视需要，也提升了他们的需要，并因此而得以健康地生长。第三个结论:儿童的生长需要，有自身的节律。

在这样一个偶像从生的时代，偶像崇拜成为孩童生长中的必备环节。每个时代都有时代偶像。在我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，通往科学家的“神童”是我的偶像。中国科技大学招收的”少年大学生”，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，并且引领了时代风尚一一众多教师和家长趋之若鹜，试图把少年大学生的成长经历和教育手段，复制到自己的学生和孩子身上，一时中小学校的少年班遍地开花，教育的起跑线不断前移:幼儿园孩子学小学课程，小学生学中学课程，中学生学大学课程。但现在看来，“神童”只不过是“神话”而已。某期《南方周末》的头版，刊载了以当年那一批少年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长篇报道，结果发现成才者寥寥，大多数人成年之后沦于平府，湮没于芸芸众生之中。没有人否认天オ的存在，但大多数人不是天オ，不能用天オ的教育方式来教育，这也是事实。即使是天才，也有自己独特的成长历程，必须有与天オ相适应的方式教育，那种拔苗助长式的教育，是将天オ从本应属于他的土壤中拔出，过早暴露于阳光之下。它忘己了一句名言:没有成熟的东西，过早暴露于阳光之下，会晒死的。这同时也是催熟式教育，用各种膨大剂和化学制剂催熟的孩子，不仅失去了自身的本色，也有膨胀爆炸风险。切都需要回到一个常识之中:人的生长需要的产生和发展，有自身的节律。不同阶段除了有不同特点之外，还有不同的节点，这是人的生长发展的关键点，教育者必须了解这些节点和关键点，不可轻易绕过和错过，一且错过，就难以弥补。如同人的身体，什么阶段该吃什么、补什么、长什么，都有节点的要求，在不该长的幼年期，就长出胡须或乳房来，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值得欣喜快乐的事情。这种事情的有害性，人们都很容易知晓，因为一目了然。但精神生长、灵魂发展上的节点与关键点的缺失，却因为它潜藏于无形中而易被教师忽略，但其造成的危害往往更大，会贻误一生而无法弥补。

教育的任务，就是承认“一切理智的原料并不是所有年龄阶段的儿童都能吸收的，我们应该考虑到每个年龄阶段的特殊兴趣和需要”(皮亚杰)，这是对儿童生长节律的必要尊重。尊重的基本方式，在于对生长节律加以认真的理解、认识和研究，勾勒出基于儿童生长需要的阶段性发展路线图，作为教育行动的指南和依据，进而发现、满足并提升儿童的生长需要。对于绝大多数儿童而言，教育，并不是一个适合跨越式发展的事业。